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五語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三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昌黎集碑誌雜文

祭田横墓文　祭舊刻作弔不知誰何改之　此擬弔屈原文不當有墓字

題哀辭後古之道不苟毁譽於人　此專為孟簡誤信穆子道之語有為太原伎慟怨而歿之謗又以其事不

足辨故但自明其不茍譽則毀者之為非實可見矣

祭虞部張員外文　篇中注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云云按古人於同年不敘爵崔敦詩在韓公之下可以為法

各以文售至永絕心耳　此段是敘情

廬親之墓至以播華問　此段是論德

祭河南張員外文來寅其徵　寅或作夤按唐碑寅卯之寅多作夤葢通用字也考異之云贅矣

祭薛中丞文　似非公文

祭裴太常文　題注裴之諱字皆不可考按柳子厚有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墐字封叔以太常丞佐杜佑是其人也　篇中注載給事中李逄吉等五人按此則古人朋友皆序齒

祭柳子厚文　嗟惜子厚只以其文誌墓亦此意若此文明云非我知子矣

犧尊青黄二句　謂見用於世為害

子之中棄二句　謂不用乃造物者使其傳子厚之利也

祭馬僕射文曾不醉飽以勸酒截　按此則唐時大僚在輦下無酒食遊戲之會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哲哲兮目存至末　漢武李夫人賦不如

祭十二郎文　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墓誌曰銘而不韵葢情至無文公似用其例

告汝十二郎子之靈　舊注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

吾上有三兄　曰介曰會一人失其名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以後漸相離

請歸取其孥　自是長别矣

施先生墓銘　新唐書啖助傳大歴時助匡質以春秋

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

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

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旬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立異然後為得耶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殯表宜如此簡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蒼厓金石例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所作盎出於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詩可録傳者在紙凡千餘篇 殷詩今惟唐御覽集中猶存十四篇

然止用以資為詩 注以下或有自字按當有自字惜其不有試用而止自鳴於詩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初讀此似無奇後觀杜牧遺愛碑僅存一空殼乃服其敘致之精贍也

號曰私覿官 雖非體然有以見國家恤臣之私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張猶設也

以晉慈隰屬河東　此句㸃在下錯綜

始教人為瓦屋至民無火憂　敘致如在目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二句　韋公之功於是尤大

銘傳於後固不朽矣　言不望其伸於今也

銘詞　卒之誣公者皆忌者嫉公聲名使之末四語有

餘味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宗人宏以家財贖

出之　畢宏疑即杜詩所稱畫松者

襄陽盧丞墓誌銘　潘氏金石例云漢碑有銘詞亦有無者

孔司勳墓誌銘君陰爭不從　先着此句好

曰公當為彼三句　一斷警動

佐昭義軍至君不得已留一歳　又詳其始佐前帥不得已而强留非不知從史為人茍應其請

唐銀青光禄大夫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事零雜無成片文章又不可提一節為線索者稍鍛鍊其句

使古不欲似斷爛冊籍耳

冀公諱嗣恭　嗣恭初名劍客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賜今名

又覽其城人不歲苫　苫土城覆以草也或作苦非朱子不至北方容有未及知耳

公之為州逆水旱至而官府畜積　此常平之法曹成王亦然　此一事所同故於最後帶出從前摠叙文勢即作一束

朝夕人事　人事民事也

滎陽鄭公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至軍給以餼　儋為率僅一年數語叙得精鍊緊簇

而曽不得須臾有焉　為帥僅一年故也

劉統軍碑聲駕元侯　元侯謂上官説非韓全義也

峻之大夫　考異以峻為可疑按猶言陟也唐人每用之無可疑者

衢州徐偃王廟碑　偃王本不合祀典特其子孫為之

立廟故借秦之僨國沉宗以相形而畧舉小説稗史所載偃王之事以見本宜有後而非淫祠可比其廻護處甚得體　此碑徐放自書

徐與秦俱出栢翳至咸有大功　與孔子廟碑舉勾龍后稷並説同法　左氏傳齊侯夫人徐嬴此文所本秦處西偏專用武勝　無中生有

好道士説　初學記載樓觀本記云周穆王好尚神仙因尹真人學制樓觀遂召幽逸之士置為道士平王東

遷又置道士七人

四方諸侯之爭辯者至得朱弓赤矢之瑞 偃王事蔚宗旣据以作東夷列傳故昌黎得而引之

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 帶入秦

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即用秦時郡名

或曰偃王之逃戰 傳說妙

故制犅樸下窂 廣川書跋云故制樸角用淮南子樸多不斷 下有梁栱則此本為是

民皆曰耿耿祉哉二句　仍歸到有功於民上

袁氏先廟碑袁公滋旣成廟　截去無限陳冗

刻詩牲繫　碑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手詳叙奉勅

撰碑所以鋪揚國家寵嘉順命之臣以勸來者得體

田季安卒以下　其先心在王室已見詔中此處只叙

宏正功得立廟之由

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此文可謂贍而不

穢

曹成王碑　朱子極喜此篇　文公誌銘括例云法揚子雲造語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明自以太宗子封兆紹巢刺王史誤當以此文正之

兼州别駕　德宗復置别駕一人　唐故事以宗室為州别駕見孔若思傳

禁無以家事關我　太妃旣薨則惟以王事為急可無

復顧家也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　搏力秦法勾卒越法
以與賊選　紹定本作遻按逆與遻同遇也若選則不
欲見而見也
嘬鋒蔡山踣之至揹其州　此段學左傳襄十八年圍
齊文法而變其語
鐩廣濟　審配獻袁譚書放兵鈔鐩
十抽一推　厚齋云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

云什中推擇二人公語本此不必改為椎
大小之戰二十有二　又撮敘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　成王當時無大功但以牽
制之績歸之
其實有待　歐公葢有待也用此語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王適之才必有過人者如
栢者之屬而以不拘小節大冠若箕者遂失之於牝牡
驪黃之外故即瑣事摹畫其生平大槩如此

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　此事畧見其名節

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二句畧見其功業

居歲餘三句　負氣

處士高女　亦無資地

自方阿衡太師　亦懷奇

再試吏再慭去　亦負氣

初處士將嫁其女至以女與王氏　懷奇之人困於資

地思女嫁官人至為人紿其情亦既可悲而兩人情性

反適相合因而記之乃極跌宕　一妻耳猶謾言官人而乃得之則何事不困於無資地而不能自出乎書此以見其窮所謂微而顯也　點破即與前半不稱矣妙在仍有濶畧不羈之意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長子殿中丞繼祖　考異云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按繼祖小説有德宗所命繫縛其祖之説則少監志諱繼祖者非仍誤本補足也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深於五行百不失一二乃信道士説妄冀大還卒以疽死所以深著學仙服食之愚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觀銘詞則溪之獲罪殆亦出於不幸非自盜者也前引陸長源稱舉以戒子弟見溪必不肯一旦隤其家聲其為銘也豈我一人私故府之子弟而為之説哉他日送陸暢云云葢深恨不能直溪冤也

退而見其人二句　沉厚也囊篋二句是精敏

有赦令許歸塟二句　左降官死亦必遇赦而後歸塟

李道古墓誌可參考

善為詩張籍稱之　文昌之見重於當世如此

貞曜先生墓誌銘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　舊

以哭弔絶句哭弔韓氏檀弓所謂吾哭諸賜氏也時昌

黎為之主

唯其大翫於詞至其猶足存耶　言其翫詞而抹煞名

利故人所儆逐者處之裕如謂是我所棄以讓人者不足爭先也

而與世抹摋　此用抹殺恐是塗殺之意殺字不當從手旁

親拜其母於門内　此鄭拜孟母耳　拜從事母真盛德事

維執不猗二句　執不猗言其進之難出不訾其文之盛也上言貞下言曜也　齊語訾相其質韋昭注訾量

也不訾益不可量非貪也注謬

統軍劉公墓誌銘即其日與使者俱西至曰吾恐不得

生謝天子　元和中朝廷威令之行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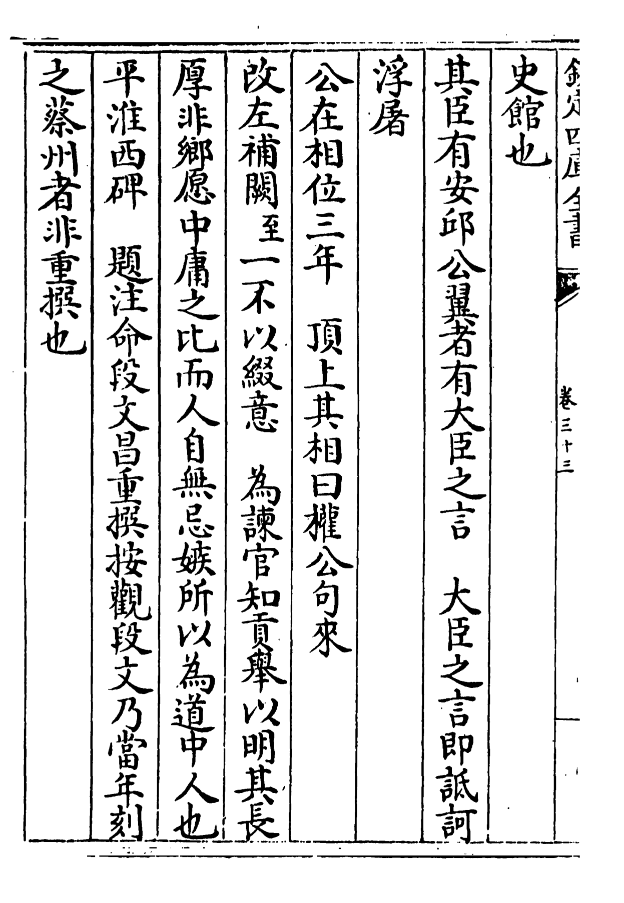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諸曹白事至事以辦治　精彩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隴州地與土蕃接至相

繼不絕　敘事詳贍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權公有文而厚重無震世功烈

故只銘其大畧其詳則公之門生故吏當列其行狀上



史館也

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大臣之言即詆訶浮屠

公在相位三年　頂上其相曰權公句來

改左補闕至一不以綴意　為諫官知貢舉以明其長厚非鄉愿中庸之比而人自無忌嫉所以為道中人也

平淮西碑　題注命段文昌重撰按觀段文乃當年刻之蔡州者非重撰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　以天祖起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與一二臣反對

明年平夏至無不從志　因平淮西而盡舉當時武功所以昭示天下節將使知所警以寧朝廷也

皇帝曰不可究武二句　一頓最高乃有王者氣象

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　一篇歸美君相所謂辭尚體要也

大官臆決唱聲至牢不可破　當時謂其有私葢因此

數語

曰光顏至曰愬汝帥唐鄧隨　諸將一處敘

各以其兵進戰　總束諸將一句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至予其臨門送汝　使相都

統監軍一處敘　晉公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拒討

故作兩番敘

以既厥事　四字見成之由于斷

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王者氣象　儭出斷來

愬入其西至戰比有功　非畧也愬原未甞下其城邑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　度至師書月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至盡得其所屬人卒　愬取

元濟書日　安溪云至此才詳書日月則數年淹師之

迹隱矣所謂微而顯也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度入蔡書日應

既厥事赦其人應生蔡人

河北悍驕二句　從河北説到河南叙致既源委分明

以下魏將首義及奔走偕來等語節節有根

魏將首義　書法

淮蔡不順　悍驕者已恭順而附起者頋倔强深著其愚而不可赦也

遂連姦鄰二句　姦鄰謂李師道時裴止為中丞相臣謂武元衡也二句補前所畧

乃相同德　此相字指裴言

常兵時曲至郾城來降　補前所畧

兵頓不厲二句　安溪云序隱而銘見譏

帝有恩言至教而不稅　此段見天子之恩　若往哺以下即接為之擇人四句便恨其直妙在翦斷　為之擇人以下是既平之後其恩如此

蔡人有言至同我太平　此段見天子之威　聲勢相倚廱前遂連姦隣汝弱奚恃所謂王承宗破膽矣

淮蔡為亂至惟斷乃成　東上歸美君相

四夷畢來　況河北內地乎

遂開明堂二句　依然囿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之業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蘇内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按遷廟文登乃東海神廟

處州孔子廟碑　昌黎文無不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襲前人陳言故下筆如魚龍百變曾王文字只讀死書未解此秘也　與徐偃王碑皆以實形主其高下輕重不失銖黍

句龍與棄乃其佐享　用康成之說

不屋而壇　謂句龍與棄不得專立廟附祭於壇非謂廟屋尊於壇也

巍然當座　專主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又轉此層波瀾始富筆力始高

又令工改為顔子至子夏十人像　招魂云像設君室其來亦已久矣不始於佛教之行也

故其為政知所先後　收能以為先

柳州羅池廟碑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　若見兩旗風又亂之有無恍惚正與下不來相貫中流豈可泊也定從蘇本

不頗以笑　即匪怒伊教也　蘇本頗下有兮字亦更頓挫

北方之人　北當作比

黃陵廟碑　老學庵筆記周子光言退之黃陵廟碑辨

陟方事非也古謚謂適遠為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令人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　李云為神何故在湘禮記離騷注言之必有其端緒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　有此事故人傳其信奉佛氏也　退之凡會死南方故尤以竄潮為憂耳

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此亦習氣不可為法孔孟必不

為此言也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通篇大意只說韓宏帥汴居蔡鄆之交而能屹然中立制之使不得逞卒成朝廷翦逆之功首尾只一節但敘得逐層變化耳　韓宏入朝不可比田宏正之以六州來歸鹿門分七節而以入朝為一大節故詳敘何不看通鑑乎　近見新刻本文章正宗亦分七節舊刻正宗無批語此惡本妄增　先提擊走少誠來敘然後敘誅劉鍔事便不平直此左氏

敘事法也若令人則有其舅之兵與地下即接自吾舅沒云云矣　能遏賊然後能自立故有其舅之兵與地下急敘走少誠也能久安然後可以居二寇之衝而不懾故繼即敘誅劉鍔也古人作文設身處地井井有條一字不亂下

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　提筆

此軍司徒所樹　元佐增其軍至十萬

當此時　提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三句　精神貫注直透到此然後層次敘去方際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至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此段將鄆蔡一紐

無自行以過北危　帶鄆

初公有汴至至於露積不垣　又一束潆洄曲折不可一覽而盡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初公有汴周環一線

又除河中節度使三句　畧

汴之南則蔡至孰與高下　發明前案　通篇只此意將他不黨惡處點綴成一段伐謀靜勝之功又使人全不覺其罅漏左史筆力不過如此

公子公武至莫與為比　此段又敘國家報功之厚淋漓有餘情極設色之工然于事未嘗有所增加宋以後人不及也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　應上至唐始大

公之為治　畧補

止除害本　如誅鍔之類

在所以富　收公私充塞

衆乃一惕　史記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似當讀喝烝與

上猘犬猘字音季者相叶只當讀器　銘詩亦偉麗絶

世

柳子厚墓誌銘　此文失當時碑額　公此文亦在遠

貶之後作故尤淋漓感慨

為拓跋魏侍中　公他文皆作拓拔

雋傑廉悍　此是雅健後云汎濫停蓄則更雄深也合此八字畧盡柳氏一家詩筆之長矣

因其土俗三句　簡括　羅池廟碑著其有功德于斯土可以世祀者故詳敘政事誌則所重者在文章必傳於後區區下州之理特餘事也故只用三語虛括

衡湘以南至悉有法度可觀　通篇重文學故此事不得畧

其召至京師至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詳柳待劉之厚

所以媿他人有力不救子厚者

士窮乃見節義至亦可以少媿矣　以子厚無人推挽故發此論

子厚前時少年至且必復用不窮　持論既嚴精神亦打得緊　上既敘子厚之篤于朋友因反復嗟惜人莫為推挽言子厚始誠有過及其能改奈何使之終窮後以文之必傳慰死者而生者之失才益無可解矣

勇於為人　為猶助也

不自貴重顧籍　猶顧惜也讀本安溪謂功業可立就　言子厚欲藉叔文輩引用以就功業非饕富怙權不枉子厚用心

材不為世用二句　許之者不小

愁子厚斥不久至如今無疑也　此是篤論使子厚見用詩不窺建安文不到西京不過與常楊輩爭伯而已即有功業豈能數有唐第二人也

其得歸葬也至庶幾有始終者　復詳裴盧之待子厚

以媿有力者與前一段感慨亦相配且以深著子厚之窮也

既固既安二句　子厚已矣不復能伸其志矣庶幾以待後之人乎銘詞蓋深痛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部刺史得自為治　此部刺史謂觀察所部中之州守與漢之部刺史不同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初公善事繼母　孝行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 文

悊實未嘗以干有司 以下皆發明其謹厚 六段相

對

其為郎官令守 令守即上為洛陽令澤州刺史先言

郎中者以京朝官書令守下即不成語也注欲易為守

令以配慎法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曹娥碑銘曰作亂曰蓋於篇

終復理其事而詠歎之此文兩以孔子起不為複也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　倒敘

吾為左丞至二宜去　含正平意

且公雖貴而無留資　含清苦意

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二語為通篇眼目

事有害於正者二句　故曰議論平正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　以下發明無所不言

約以取足至悉放不收　守節清苦

公屢言遠人急之至不足與論是非　議論平正

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守節清苦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嶺南以口為貨故書不增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如此俯仰淋漓仍是簡古不覺繁溢　屈指三四十年事寫得歷歷在目依依如畫真神筆也　無可誌故只以世舊為波瀾又一體

王軫其寒飢至稱其家兒也　將三人性情容止描寫一段在中方有風神有賓主而馬氏榮落之故亦可想見於千載之下矣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至稱其家兒也　作兩層寫不直

瑤環瑜珥　帶補服飾一句

吾未耄老至末　使我亦不樂其生則於故舊盛衰之

際哀歎至矣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比四世至為士大夫

家　當時王孫之貴不及士大夫家宜人之勵於善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令牛宰

相為御史中丞　注陳齊之云云按牛宰相三字豈成

文理耶好惡予奪固不在此作令宰相牛公為是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誌子弟墓不嫌於直　深切著明筆力亦健　時主好方士服金丹公之為世誡者微詞也故非臚列故人之失以訐為直也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至以為世誡　憲宗服柳泌藥躁怒為左右所弒公作此文蓋所戒者遠不嫌於訐也凡作文立論須權輕重耳以此立坊而武宗又服趙歸真之藥矣

乳母墓銘　題注葬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按王獻之已有保母誌

瘞硯銘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不當有與字從髙氏硯箋

毛潁傳　柳子厚所最喜者毛潁傳綵可之所特稱者進學解令人不以為俳體則以為六朝多見其不知量也　即其用叅同契一節變化深妙至此宜乎柳子之折服也　叅同契云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如蒙長子繼

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老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北也　類聚載廣志云漢諸郡獻兔豪書鴻都門題惟趙國豪中用博物志云蒙恬造筆　李白殷十一贈栗岡硯詩灑染中山豪光輝吴門

練　以三代比三十日筆始於三代後故云然

南伐楚次中山　此中山是宣州地名正楚地孫大雅

贈筆生張蒙序云昌黎韓子傳毛頴為中山人中山非

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

尤精孫說疑強為之觧姑備異聞

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浮屠之說秦時無之二字

亦信筆寫入也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至然見請亦時往　馳驟

亦用子雲心盡之意

上親決事至上未嘗怪焉　又兩層旁襯

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　時所謂筆乃刀削也故云

而姬姓之毛無聞　瀠洄此句文法乃見斷續曲折

送窮文　卓犖宏肆只因窮二字翻出爾許波瀾

攜朋挈儔　伏中間

予在孩提吾不予愚　下五者首曰智窮故著此二句

我非其鄉　波瀾

心無異謀至敢不迴避　逐層應轉　情狀二字開下

蓋為姦欺二句　上句是義　下句是仁　正言若反

磨肌戞骨四句　上二句就已說下二句就人言

能使我迷四句　先伏固窮在内應前自初至終及有

間於余等語

乃與天通　天之心即君子之心也

攜持琬琰四句　足上癡字

請質詩書　希聖人也聖則與天一矣

鱷魚文　浩然之氣悚慴百靈　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謂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於六經古者貓虎之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蟲獸鼃黽猶設專官不以為物而不教且制也韓子斯舉明於古義矣辭旨之妙兩漢以來未有

昔先王既有天下至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發端先提破必無可容之道

況潮嶺海之間至亦固其所　開其前愆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責其更新

刺史雖駑弱至以偷活於此耶　平之以情

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二句　又一提　諭之以體

潮之州至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導之以路　應前驅

而出之四海之外

今與鱷魚約至至七日　寬之以期

七日不能至不聞不知也　逐層逆捲後復順下三段

有千層萬疊之勢　不有刺史應與鱷魚辨其頑三句

應有知聽刺史言

夫儆天子之命吏至皆可殺　竦之以法　為民物害

應惡物為民害句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至末　廹之以威　强弓毒矢應

罔繩擉刃句

贈大傅董公行狀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　少章

云若以三司使為句則時無此官若以使字屬下句則

恐上下猶有脫誤按雲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凡鞫

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揔戸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據此則董公以中丞鞫獄故有三司使之號非脫誤也　南部新書大歴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廼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三司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

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此董公為三司使之明徵其事不見於本紀疑出唐大詔令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素不薦士之人其能力乎故或靳以激之或稱道以引之

未聞有所推引二句　以之激勸

今子䦨為選首二句　頓挫

若自有名聲至又何貴乎　恐其後之不力又反激之

閤下既已知侯生至末 鼓而勸其後

論令年權停舉選狀竊以為十口之家至末見其獘

先論乏食

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至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二段

即從旱上轉出不可停罷妙絶

臣又聞君者陽也至銷殄旱災 不惟不當停罷方且

更廣其路又進一步絶妙

漢武帝之取公孫宏 公孫是應選舉人此句不倫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許國甍少府始孩顧託以其為繼室　繼室二字惟公不失左氏本義

復讐狀　題注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舊史載刑法志者是也新史書於孝友傳則謬矣以復讐為孝則非語常也　議論極得其平

錢重物輕狀禁錢不得出五嶺　注下或有複出五嶺字按複出五嶺為是張文昌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是唐時嶺外用銀買賣也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令詞學之英至無有不可 此公之謙詞却似含諷數句本屬可已

捕賊行賞表 何為辭費乃爾

孔子欲存信去食至況可無故而輕棄也 此下即宜接漢高一段

昔周成王尚小至于是遂封叔虞於晉 不須蔓引此等

論佛骨表 惑之大者則用借鑒失之小者則用直陳

極得因事納誨立言之體　憲宗奉佛求壽故前半只從年壽上立論

伏以佛者二句　見非中國天子所當奉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又變

臣常以為高祖之志二句　倒跌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　以下指其失

臣雖至愚至而肯信此等事哉　此數句是前後關鍵綰結處　祈福無驗上已開陳故入迎佛骨本事後一

句撒過只以國家大體反復言之

然百姓愚冥至非細事也 就詭異戲玩上推言其不可 即加禁遏破上遞迎供養

夫佛本夷狄之人至豈宜令入宮禁 破上舁入大內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至不令惑衆也 與前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一樣文法 長史云有此推駁方是論佛骨不是論佛法

使天下之人至豈不快哉 與前天子大聖一段相對

佛如有靈四句　安溪云後段旣欲上翕烝校之水火便只言其不足畏以推廣上心可矣復欲以身任其禍是欲使上寔行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　須玩其位置之巧　篇中並無乞憐祗自傷耳若以文章自任非惟時輩見推即憲宗亦自深知之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班固云著作者前烈之餘事公固不僅以文章自任者勿謂其不謙也議之者適見其眼

孔之淺耳　封禪之事自宋以後始同辭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為盛事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　漢書藝文志封禪録於禮十三家之中

臣受性愚陋至所見推許　接縫處有痕無迹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至以至陛下　拓開旋乾轉坤四句　十六字雖揚子雲不能過也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只一語見意亦使之得奏薄技以贖罪過非為禄位計也

賀册尊號表　柳表中附會古有尊號及白虎通道德論皆近於誣韓公二表中不涉一語雖順時為之其識自高也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八句　表中逐字疏釋韓柳皆然

請上尊號表　在漢廷亦僅有之作

令天子整齊乾坤至各脩貢職　勢如湧出雄偉非常非臣之愚所敢隱蔽　其歌功頌德之語皆托于太學

廣文諸生列狀後以代奏收之斟酌得宜

取正於經　則亦非必然之辭也

論孔戣致仕狀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　貪賢出

鄭禮注

若戣尚以繁要為辭二句　如此乃曲盡優之之方

有年過於戣　即前所謂雖八九十也

然人皆求進三句　又即從求退一事上明其為朝廷

所少老固當敬而賢尤可貪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題注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

按此牒吏部者非疏也

黄家賊事宜狀若令於邕容側近至攻則有利　不用

客兵而召募側近土人公於此及淮西事屢言之

論淮西事宜狀然可圖功　考異云此葢當時俗體如

此按文選注中最多凡然後然則皆獨用然字

一諸道發兵至閭里懷離别之思　發兵之害

令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以下　召募之利

識賊深淺　非不相諳委

若令召募可立成軍　不煩資遣

若要添兵自可取足　不致單弱

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又無後患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　兵勢忌分此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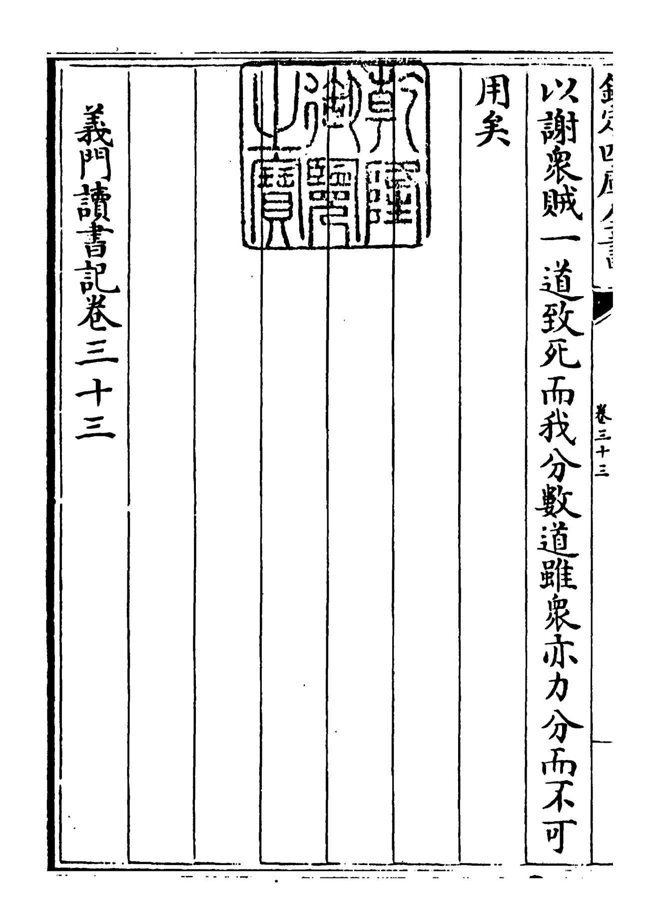
防邊亦然處處置屯節節立堡但可令邊民自為之重

兵扼要寇亦不敢大入若狗盜則邊民自足禦之也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　此段尤為精彩

宜特下詔云至廻軍討之　李文饒之討劉楨祖述公意以諭河北

朕即赦元濟不問　李云諸道亦知朝廷不能分兵故以實告之　盧循入寇宋高祖建牙石頭城時議者謂宜分兵以守諸津要公以為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令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此可與公第二條相參末二句乃婉其詞



以謝衆賊一道致死而我分數道雖衆亦力分而不可用矣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諧

謄錄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昌黎集外集

明水賦　題注公貞元八年登第云云按今文苑英華尚存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劉遵古六人詩　觀同時柳白集中所載及前後埸屋諸賦乃見韓公此作格超韻穩亦冠絶當代也

旣齊芳於酒醴　周禮注明水以為玄酒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鄉酒配鄉酒井水也鄉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鄉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鄉酒是以禮運云鄉酒在堂亦謂明水為鄉酒也

如得其宜　宜苑本作情此正與前主忠敬意相應豈不以德協于坎至氣應則通　二韻促之使緊公文必有隨手之變也宋賦必一韻十二句則拙矣　形藏之藏苑作昭得之

足以驗聖賢之無黨至末　不着迹

海水　詩意謂其才未足以勝大任則當退而求志以

待其成也注謬

海水非愛廣至末　此下言與身世兩相棄者不同

請遷乎宗廟議　謹潔似經

尚書咸有一德至可以觀德　注十六字舊史闕按此

十六字乃祖功宗德不在其數之據何可闕也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　劉歆議只以二語括之為高祖

太宗起本

上賈滑州書　雅潔古節

昭融古之典義至保任皇極　猶有塗堅經典之迹

上考功崔虞部書　前半嫵於自暴而訐人者故正集無之

是知其文之或可四句　上人之莫可者非今之人也下人之或可者志古之人也

又歎執事所守異於人　與下愚之所守對

人廢耳任目至故有所退　廢耳任目而時所尚者華則所進者必華而所退必實也　兩故字即上異字意華實不兼　注不疑當作必按不兼即下所云實與華違也若作必字則公已不在三人之列矣

𢘿愚之所守竟非偶𢘿故不可變　以下言其人寧為莫可者其所志有在不容變而為時之所可也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至而又之死不倦　日以進

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至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日

以退
行之以不息六句　終上所守之不可以變其信然否也　應前疑字
斯文未喪四句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此公生平所自信知命不惑者也　終上信字
必有以見知爾　應知其人知其文兩知字
與少室李拾遺　清挺勁直不同常玩
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觀太平之運

者在此三語

必望審察而遠思之　審察收加秩遠思收善類

答劉秀才論史書　史書記人善惡傳信於萬世若褒貶失當後人猶可駁而正之茍記錄失實輕據傳聞撰立事跡甚則牽顧他人之諱忌恣憑己意之愛憎不公不直為阿為誣使來世蒙其欺誑永無別白其取怒于鬼神不亦宜哉至於易代之後人跡久陳每見修撰之家猶多瞻狥不免私曲然則為實錄者何得容易也退

之一作平淮西碑不詳李愬之功果致發憤於正夫其不肯作史豈非明哲之論乎

在據事跡實録二句　本揚子雲

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伏後僕年志已就衰退至行且謀引去　此段應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且傳聞之不同至令傳萬世乎　此段又見實録之難

此是主意誠不可以率爾為也

若無鬼神二句　收住當畏懼

與大顛書　題注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云云按即此亦可證其偽矣要之公與大顛始末盡於孟尚書書中數語何必為緇流所欺取此謬妄之迹歟

考異云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云云按必欲反復文致三書為出於韓亦可以見朱子用心之隘而私矣使其無他亦可謂絶不知文識見凡下徒貽後人之笑耳　久聞道德尚是未見顛時語

切思見頽　成何文理朱子乃謂決為公文非他人所能作乎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屯兵十萬至舟車所同　數筆有班馬風力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子也

收異同

不知其不可也　應可與

河南府同官記　筆無點塵

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至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上一層只點明得河南同時得五將相此層又將中間
轉遷敘清畧一裁翦不令板直
我公愿潔而沈密二句　世得云愿潔沈密以沈潛言
開亮卓偉以高明言愿潔言其行沈密言其識開亮言
其識卓偉言其行
登槐賛元二句　均後以宰相出藩此特伏案非諛佞
語

有若將同其後二句　結住　一倒轉便不凡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朱子語録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

於今雖重　當作於今為盛為惟音訛又訛作雖

潮州請置鄉校牒　體格氣味純乎西漢　質雅中意味深長此真充於中溢乎外而不自知者

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　政刑不可廢但不可獨任耳此句變得好

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論本董子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古注必有忠信一讀如邱者焉不如一讀邱之好學也一讀言我不如此人方願學之也

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　所謂三王四代惟其師

順宗實錄第一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至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　凡册文詔書但削去繁縟即簡質近古脩唐書者不知此法本紀中至一字不存宋景文列

傳遇章疏輒竄易以就奇澀皆與公背馳者也宋元諸史畧無翦裁亦其失維均

登仇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書以師傅恩所以别於伾文之黨也

實録第二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南部新書聖歴二年勑雕鶻鷹鷂狗為五坊二十四年各置使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直自貶所召還者時謂之追

刺史二字當作别駕緣上蘇弁之文傳寫致誤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至遂不起

此事敘致尤不減班孟堅

實録第三元和三年以修實録功追贈工部尚書 附

書

實録第四贄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

為常 令截闕之法所始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 陽鶩顯於慕容氏由此

遂為北平望族

有懷刺造城而問者至不能聽客語　敘事至千載下讀之猶聲音笑貌顯顯在目馬班而下可復見乎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　元和之治此舉貽之也萬福知言哉

實録第五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　注戌史作寅按當作寅所謂永貞二年者止於此一日耳翌日丁卯即下制改元元和詳見舊唐書及通鑑也

同竇年中韋執尋劉尊師不遇　竇詩止三四佳不及公遠甚韋甚凡鄙公此詩直當與沈宋抗行也　發端得尋字神味

院閉青霞入二句　㑹下隱形又不寂寞　但用馭風二字即已暗藏不遇矣筆墨之敏妙至此

猶疑隱形坐二句　結不遇變化桃字又與仙源暗應

嘲鼾睡　此篇多用佛經因其浮屠而戲之

畫月　觀此則知玉川月蝕體貌蝕字處公皆删去葢

不以為難能也

辭唱歌　近東野

知音者誠希　下二句只似惜别却暗寓知希深妙

答侯生問論語書愈昔注觧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不敢過求則本意可得而歸穏當矣穏當二字觧經之極則也　此篇當以文采不耀故正集遺之

長安慈恩塔題名　石洪至長安當在元和六年徵拜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時　石洪殁於元和七年而子

厚十年始自永州例召至京師安得同登慈恩也東野之歿亦在九年時年六十四其齒長于退之不啻一終不應題名於習之下

福先塔寺題名　王仲舒神道碑云元和初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安得三年尚為吏部員外仲舒以直楊憑之寃出為硤州刺史憑貶在四年則三年亦不得在洛也仲舒貞元中已入南宮名輩尊矣又安得以石洪加其上乎其偽無疑歐公不之審耳

趙德文録序　文録疑好事者依托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四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河東集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表與韓相當

平淮夷雅二篇　柳雅不如韓碑

晉陽武第一　故在繆襲王粲間惟退之有周漢意也

貞符　以德為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

往往皆據一面如封建則直舍本而齊末者所以不逮

韓子

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　元

鳥巨跡著于雅頌不得而并議之也

謂之封禪　柳子獨排封禪斷以六藝為考信

莽述承效　英華作莽述成効是王莽祖述漢家之成

効不謂公孫述也註引公孫述非

鄉為義廩　義倉事柳子書之貞符

灪炎以澣　灪與沸同

浴爾皇靈二句　蘇子美之論尤爲平正當參觀之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　按困學紀聞吴子曰承桑

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桑謂承桑氏也一本改桑

爲乘誤

設任柔而自處兮　任柔其事未詳或云縛設諸恐非

瓶賦　子雲酒箴正言若反也

牛賦　東坡書此亦以譏切當世用事者不獨喻嶺表

也

愈膏肓疾賦　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謹潔奥峭耳

封建論　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謹嚴　李云文章古雅精健過秦之匹

封建非聖人意也　李云未必便得聖人意如是則與滅國繼絶世皆聖人違心之事也　初吾謂韓柳者遝固之群耳今觀其才識相亢若韓氏之學之識則非班馬所及也至子厚者崛起聵代之下力追西漢之文氣

稍不如子長之疏宕而堅密不亞孟堅其學其識疑亦無所讓也逮讀封建論與孟堅諸侯王表等參差誦之固知子厚所學所識不如孟堅遠矣夫論事而但據其一偏則孰不有利害之數可陳有成敗之軌可指如孟堅所云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權奸不出廟堂而運天下者又何如枝葉相持之為得也至言聖人不廢封建私其力于已私其衛于子孫柳子之言何其悖乎若曰國與天地有與立焉蓋雖欲易之而時未可不猶愈乎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至勢也　李云既知是如此又何以云封建須廢其下既無所承藉其上又如何孤懸也

然而降于夷王至其在乎此矣　降于夷王以下與後私其衛于子孫矛盾相陷不知柳子何以云也

時則有畔將而無畔州　畔將即是大諸侯矣不在繼世與否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云云　以上論封建之逼上

以下論封建之病民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世得云幽厲之不由道而曰失不在政有興必有廢其興也以仁其廢也以不仁柳子于周則曰失在于制于秦則曰失在于政是其語之最無徵者安溪批不在于政旁云此論亦有病

雖亂不可變也　雖亂上添侯王二字

及夫大逆不道　大逆句帶上一層

魏之承漢也　至不聞延祚　魏豈可謂之封建晉之八

王既遁其制又亂自内起然瑯邪猶存渡江之祚延促之效睹矣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至末　上一段言因之無益革之無損此一段又言勢不可革聖人亦姑因之令非復聖人所處之勢則革者適得聖人之意也

蓋以諸侯歸殷者至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李云此等便是流遁無理之譚亦非當日事實也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　李云未見三代以後之聖賢用也　世得云自天地果無初乎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為一意以利害言自或者曰封建必私其土至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為一意以義理言自夏商周封建而延至何繫于諸侯哉又以利害言自殷周聖王也至末又以義理言

四維論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質之以經則難為言也固宜

天爵論明與志而已矣　明與志者所以修也明與誠對而志為之基明不可與志並言柳子殆強為高論以求駕乎前人未之有得者也

庸非天爵之有級哉　性無等級氣質殊分漢唐先儒讀孟不詳疑性之有二反以修為屬之天爵本末舛矣

曰明曰志不如其曰誠曰明也忠信即仁義之無不誠焉耳誠未有不明者柳子蓋不究心乎思孟之傳妄駕其說也

守道論　清勁

時令論上合牛馬　三字上加季春

舉阿黨　月令作容阿黨柳子祖諱容躬故為舉然非

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之義也

斷刑論下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　至人之經也　斯言

善矣柳子則徒為詞費也至云古之言天蓋以愚蚩蚩

者尤悖戾而不知反焉

果以為仁必知經　仁下疊一仁字

智必知權　上補果以為智四字

辨侵伐論　迂晦

六逆論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　李斯不可謂之新

晉文公問守原議先軫將中軍　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并未為下軍佐也

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所附不類

駮復讐議　駮陳有餘若折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爲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蓋聖人之制　至　又何旌焉　李云議論在韓範圍之中猶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今固不得而明著之也

春秋公羊傳　至　則合于禮矣　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

罪見殺于君者也安得並引以斷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之作于治經尚疎至復讐不除害五字不加裁剪乃小失耳

桐葉封弟辨王以桐葉戲婦寺二句　李云設以桐葉戲婦寺則將易賀為諫矣設王曰戲也則亦將曰天子無戲言云爾庸何悖乎

辨列子是歲周安王三年　當是四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　惠王當是惠公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二句　李云又轉一意言雖
非孔子前要是莊周以前人也
其楊朱力命至不可信　楊朱力命列子篇名　此數
句發明增竄也　李云諸辨皆極簡嚴有法
論語辨上篇　收處甚惡
下篇　欲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發之
辨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　後出上疊鬼谷子三字
辨晏子春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至為已術者

李云精覈

非晏子為墨也二句　精到

辨鶡冠子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李云便是長沙人為之耳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厚齋云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

箕子碑　此貞元間文詞理淳雅集中亦不多得

進死以併命至故不忍　微子遯於荒野非若紀季入

齊委身而與亡吾國尚考經不詳　出大法于改命之後則非與亡吾國廣殷祀于朝鮮之封則非無益殷祀晦是蓍範　伏下之根

推道訓俗　承上之緒

當其周時未至至其有志于斯乎　孔子仁之尤在明夷故收處獨歸重正蒙難一節法授聖者非所期也化及民者其緒餘也　按軌範録此三行是其宋亡未遂死之微逸前後則斷斷不事北之節也嗚呼謝氏其仁

矣哉

是固人事之或然　下有者也二字

則先生隱忍而為此　則字上有然字

唐某年作廟汲郡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考城縣下

劉昭注陳留志有箕子祠不知何以移之汲郡也

冲讓居禮二語　似贅設

道州文宣王廟碑曾不及浮圖外說二句　何必以是

相形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至豈夫子志哉　宋祁唐書曰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尊于一時之稱號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必有辨其妄者

惟公探夫子之志十五句　序與銘皆但言伯高改作新廟之事於此自疏其立言指趣然似不如韓子南海神廟碑之恰好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切柳州

卜日之吉於王靈　之吉下有虔告二字

終南山祠堂碑　修整

非我后敬神重穀六句　此唐格

碑詞　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其地恒寒三句　著太白之所以名

碑陰文　志此於碑陰視南海神廟碑為尤謹於法

饒娥碑龜鱉黿　下有一鼉字

見怪異形　作見怪形異　碑詞用韵甚古

睢陽廟碑　當時睢陽死守李翰既為之傳南八事首尾韓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鬱龐眉之都尉挫損臂之將軍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柳子方為僇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訐露耳

聞義能徙　所謂欲以有為公有言雲敢不死也

於戲睢陽之事 至 或未之思歟　此段議論求與人異其于當日事勢實疎蓋力保江淮則租賦無壅可以天

下全力推蒻一隅之賊韓公謂天下不亡其誰之力乃為可據柳子則徒計算時日憑虛懸揣耳

大鑒禪師碑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　能即耐字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　以世教言之則謬舉也即崇信其說亦有為法也何取而牽率附會後其盛哉

不植乎根二句　二乎當作胡字

碑詞　必欲附會而張大之故少味

南嶽彌陀和尚碑　尊之甚故其名因佛語而見

授公以衡山　授公上有真公二字　上注云惟唐公真公及衡山丞遠未詳按丞遠即般舟注家可謂昧于文義

銘詞末幼曰宏願惟孝恭　宏願于銘中補書亦一體

無姓和尚碑逝如浮雲　如字作水字

爰有大智　謂天台

爰授樂國　謂極樂

碑陰記　紀之碑陰以塞衆意則文不喧奪亦一法也

南嶽雲峰寺和尚碑銘詞如嶽之不崩　收南岳　銘佳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　南方下有一入字　潘云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令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

揣食不味　揣字合作摶　范文穆驂鸞録云此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

大明寺律和尚碑　起四語名言　柳固深通其說者

此文尤峻整

大律師塔銘若石廪瓚公　瓚僧名也號懶殘

蘭若真公　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

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段太尉逸事狀　深謹

至晞門下至其與存者幾何　其精神正在次第婉轉

深穩頓挫處神閑氣定筆墨如生　凡史漢文字最綿

崟與左氏異者特周漢文質以時變耳今人以疎率貌之所以遠也

散還火伍中　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

先是太尉在涇州至一昔自恨死　又詳在涇州事見太尉不徒以剛勇取勝一時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至末　言又有先識見微明非一時意氣所成也

柳渾行狀不為細家之迫束　細字下有故字家作加

柳渾謚議　由當時之體而鍛鍊有加

陳京行狀五代祖碁陳宜都王　碁作叔明

夫忠烈之褒也二句　忠烈上有其字下句有也字

宗元故集賢吏也　應告於嘗吏於公者　是狀後於

惟深行狀者又五六年故尤知所裁

房公德銘之陰　起首何用此詞費

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　楚之為縣勝計乎

人不忘公之道　人字上有衷字

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至末　特為廣津作也

甚畢宜削

陽城遺愛碣帝尤嘉異四句　城為司業乃下遷嘉異旌優語非實録特以為逐臣立碑不得不有所回互耳

陸文通先生墓表　李云子厚亦學春秋有得者故有味乎其言之

後之學者至前世多有之　不可以通於後世

甚矣聖人之難知也　不足以文聖人之書

與其師友天水啖助　啖氏姓符氏臣有啖鐵

先生字某　陸先生字伯冲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　上句起後下句顧前

於是合古今至微指二篇　是文之

為春秋集注十篇　新唐書助卒質與其子異裒録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蓋今所傳纂例者即集注之異名也

明章大中至不過乎物　數語發明聖人之旨特精神

所謂得制作之本者也

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三句 是通之道之存也以書四句 所以但表其著述而畧乎他為碣以明能副文通之實也

楊君墓碣其子姪洎家老 上有既葬二字

趺螭首 上有龜字

甿贊元侯于漢之隂式徙荆州 凝大歷三年進士典元元年樊澤節度山南東道式用也

鋆鑿峣鹵　峣與磽同

若其者以姻舊獲愛　子厚乃凝兄揚憑之壻

惟車馬幣玉三句　于時文價已自許如此

故御史周君碣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　引猛士不類

豈緣子諒言牛仙客應圖讖故耶

衡州呂君誄故潔其儀　故作胡

逋租匿役　役作稅

葬非舊陌　衡州已得量移非若凌準之不得歸葬者

乃以貧故難致先墓也故詩中亦有五畝九原一聯

時中之奥二句　和叔自是一時負才用而未究設施之人時中希聖則已僭矣　子厚文精彩處必過于抑揚不能恰好此所學不粹之由耳

尚擁良圖　擁作壅

魏府君墓誌　唐格少生氣

拜度支員外　下有郎字

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　三娶而無主婦豈亦如裴評

事之未娶嫡妻耶抑以卒為讀也　當仍如裴之未娶嫡妻也若嫡妻先卒未有不書夫人某氏後夫人某氏某氏者

凡十有餘祀　祀作事謂所事者十餘人也

由是處約以終其　其字下有世字

居又同閈　以同閈居得銘

崔公墓誌乙未　作已未

元宗南廵　當時謂幸蜀曰南廵

家有襪裓　裓字諸韵並無疑是㮝字周禮女祝掌以時招㮝襘禳之事

世有顯懿　上有白葉流根四字

崔君權厝誌　以權厝故畧其實誌崔君如是足矣丈中亦繳畬無一鎼可議讀者未之玩耳　志所畧者見於銘

裴府君墓碣　隨事㸃染

者股肱　立部伎

役喉喙　坐部伎

告其叔舅宗元　子厚無他兄弟歸於裴者其女兄故稱叔舅

銘詞　銘中以事大小稍錯綜合叙

張公墓誌銘句會敏給　句音搆

周限荆衡二句　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五嶺之外至東遷之後不復通爾

鄧君墓誌銘皇建州普城令　作連州浦城令

則亭擬閲實　擬作疑

以循官刑　循作修

内專平淮　淮作準

有子四人至哀禮具焉　童幼如禮得附書

呂侍御恭墓誌實惟呂氏宗子　敬叔為宗子知化光

非嫡出

馬君墓誌　可書者少故撮舉其凡

志忘其子之去　志作至

曾祖某某官　下補祖某某官

來拜來附　附作祔

淩君權厝誌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　固作故

令而寓乎戊　作令之遇乎戊

為浙東廉使判官　廉字下有訪字

遂入為尚書郎　作遂入尚書

姦吏衰止　吏作利

銘詞富天祿　富疑作副稱也　銘不及五言詩

李侍御墓誌附屬于寧歧　禮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故附屬于寧歧而不敢言天子　寧歧謂寧王歧王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未果娶　唐時門第既高未得官位不娶主婦有先畜婢妾者此文可引為据　薛巽妻崔氏誌亦云恳其故他姬子

通兩經　通兩經得書蓋非徒口誦之也

膳飲不違　慰其孝也

姜君墓誌　不煩濫

好遊嗜音　綰結前後

獨孤君墓碣令王父營陵于其側　父作后令記其知君者于墓　此即記先友之意推是以錫其類播州請代蓋其生平之誠非一時意氣激昂也當合

祭獨孤文母文觀

趙君墓誌　兩漢金石之文

南有貴臣　作貴神

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　旌來章之孝故追表矜之節以見其有本也

韓君墓誌　特以弟故得名

張先生墓誌　生卒及先墓于遺命中叙致不詞費先友也畧短取長繫論于後有關世教不失文體此變例之宜採者也

聚經籍圖史二句　亦以聚書得書

虞鳴鸖誄　一作鶴鳴

吳宅上陽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為虞公上陽大陽之誤

洽主記室　洽當作狎

愉乎其和　指虞

確爾其堅　柳自謂

故處士裴君墓誌　無事可書又不能拒中丞之請故多舉先世傳緒之美然曰以中丞故而不克並無乃為佞非古也

不弃于君　弃作并

覃季子墓銘　追銘季子蓋自悼也詞約義微故銘止六言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喪馬不果行　喪其貨也

移信中　作移信州中　此誌亦一體改葬者亦可用之重為之志者謬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曾伯祖奭　祖下有諱字

作避暑賦以下　叙所著述以成章

抑有當我哉　暗渡

石表陰先友記　例創於柳子　水經注云鄀城中有趙臺卿冢岐生平自所營也冢圖賔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柳本諸此

鄭利用　二鄭以互文見意

魯直為尚書郎　黄庭堅字出此

路泌　只四三語何其凄婉

柳登　其父芳下補善文史三字

呂牧　下補東平人三字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　好聚書亦得書本史遷賈嘉與余通書之例也

柳公墓表　用當時體而稍節其靡弱

二月庚寅　上增十字

符君墓版文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　唐諱丙字以景字代

輟哭紀事哀不能文　古人于期喪亦不為有韻之文

此其據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嘗逮事伯舅 至 無遺者

述為女與為婦徵以舅與先人之言示信也

是歲之初 至 禮無違者 敘此事于中斷續變化左氏

法也

不悼往事 亦自白其非以其不慎貽親患也

喪主子婦七歲 婦字上有宗字

李夫人墓誌銘 精密

我先府君每得仕至然後議焉　李夫人之殁不于柳氏而在諸壻之所故表其先人迎養擇壻之勞及道路遇疾乃從所便非不卹族而致然固文章得體要之苟非實録則姻黨唾而嗤之矣故欲為古之文必先由古之道也

諸姑合以為斯志　合作令令字下補宗元二字

陳君夫人權厝誌　無子即于遺言中敘明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補志文所未備又一例

用敢附碑陰之義　蓋石附碑陰之義

告教罕至　告教作教告父之家書稱教告

以志終天之哀　姊亦得稱終天之哀

裴君夫人墓誌　以配于裴氏　配作女

睦姻任恤之行甚備　任雖非婦人之事然統之以聽

順則雞鳴詩人之意也

始夫人之疾也至相及也　及此者以見前之所書皆

信非可强而致也

余不知天之恐也　余字下增一字

先夫人八月而殞　殞作殯

亡妻宏農楊氏誌怵惕之義　義作儀

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兵曹未及贈官夫人亦未受封而子爵已顯遂冠於誌文之首乃變例其實失禮也夫人無事可書乃生頌其子佞也

祔於兵曹君之墓　作兵曹府君

有慼不疑　有慼作有戒

韋夫人墳記　已遷祔而未合葬但書其故及日月與有志而遷葬者同例

設漁者對智伯　不喻其所以作似非為藩鎮也

若魚幾何　魚作漁

中令漁於海　令字衍

魚之大者　上有嚮之從三字

嚮之以為食者　以字衍

若欒氏郤氏羊舌氏　欒氏下增祁氏　四氏故相間

而錯舉之

臣韓醜懼其將及也　臣字下有見字

愚溪對　中間頗指斥舉錯倒謬則後之所謂已之愚者無非所遭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乖敦厚　篇中所引惡溪比養小人弱水比抑君子濁涇不法知人黑水賦質昏昧

予聞閩有水　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大字本注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誤也處州乃

漢甌閩地

弱惡六極也　不美

濁黑賤名也　不清

且汝不見貪泉乎　舉一因人以累其名者爲數佐

夫明王之時　暗取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之意

汝欲爲智乎　至　使一經于汝　無須臾忘報復宜人之

畏而擯也詞旨亦激迫少味

吾謚而趨　至　卒不自克　此見險不能止又深一層

對賀者　筆語自妙

姑以戚戚　下增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寛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

嘻笑之怒四句　太盡反少味

天對　定遠云柳州作天對其文亦幾于三問也題曰天對似是未安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柳子之文自擬于天斯罔矣宜曰對天問也

馮翼惟象二句　下補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輻旋南晝二句　柳子亦主蓋天之説

惡有谷汜　次汜為韵

度引久窮　久作無

曜靈安在　在作藏

盜堙息壤八句　屈子本意大都以禹之斡蠱少康之

中興望頊襄王余聞之師云

汙塗而蕖夫　蕖夫疑作夫渠

宜儀形九疇　形作刑

問地方九州　州作則

㕭處㕭都　處一作穴

增城之高　高一作里

日安所到　所作不

而僭謂不死　僭作潛

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大字本注重校康作倉絕句無

食字作休居以康倉姑不失

幽陽潛燮　作陽潛而燮

登立爲帝二句　當在二女何親之下

師以首之　書所謂師錫也

問干協時舞二句　註言少康非朱云舜懐有苗

而丕號以之　之作瑞

寒民於烹　所謂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中譖不列　不列不自明也

卒回偶昌　卒回下大字本有禍字

胡若之狠　狠作很

晉問太行犄之　山

首陽起之　西

黄河迤之　河

大陸靡之　東

景霍汾澮　景霍小山汾澮支河

為為鍭　為下盖脱一字

馬之所生是不一姓　註引左傳按傳作無興國焉是

不一姓屬九州之險

吳子曰魏絳之言曰　魏絳當為韓厥此本水經注澮水下誤以為魏獻子也

文公之伯也援秦破楚　援秦未詳疑作挾秦

宴有庭實　宴作宴

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　唐起晉陽因始封之國為有天下之號高祖內禪神堯是崇以作歸宿似更密　校馬同時無所與讓曹張於是失步矣

答問客曰何取　取作敢

而僕乃緘鉗默塞　默塞作塞默

而鹽逐於鄉里　鹽字上有無字　達旨釋誨之間

起廢答色元不厖　厖作黄

無異枝　枝作伎

天說　發端處李云二子皆有激乎其言之而捨莊生之餘者也雖然亦見其止于此若以草木喻之人則果窳也以果窳喻之人則其中之子實也烏得以蟲螢喻

蟲生之　上有亦字

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至　以吾言為何如　隱然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時主已日在危亡之中大可憂懼也

柳子曰以下　韓子之説蓋嘆夫回天跖壽之不讐也柳子則曰夫天亦何所為哉吾則自盡其為我而已然韓之説正言若反為残斯人者非吾所得指斥故迂謬其説猶有半焉引而不發耳柳子則直以天為無心矣

則古聖人曰天位曰天祿曰天職者豈其誣歟天既無心人之仁義又何能自信歟言之似正而實昧其本于韓之度詞亦有所不察也

附劉禹錫天論上今以一已之窮通至惑矣　韓之說非為一已言也懼唐祚之將替而故謬其說也

天論中求蔭乎華榱　榱作椽

問曰天果以有形　問字下有者字

天論下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鶻說今夫梟鵂至呴呴者耶　此又所謂柔惡也

捕蛇者說永之人爭奔走焉　此句伏下

悍吏之來吾鄉至又安敢毒耶　雖無奇特亦自雋快

此篇削去其三之一何如

褚說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至其旨大矣　柳子疾當時有司無狀不舉其罰故假此致嘆幽明理一也其有報者必亦有責先王于山川鬼神鳥獸魚鱉無不治也豈名立于此教存乎彼哉

非神之為耶　耶當作也北方讀此二字音相近

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　人未嘗以此病聖人而聖人必引以自儆自責仍不可委之誕漫若氣數方否而人事不修無以返而之泰則極不威福不擠帝黜其命矣

乘桴說　文無脫

而明復之難耳　復下有者字

吾何敢以廣異聞　以上有吾字

揵馬而已矣　揵拒也

説車贈楊誨之　詞勝理以為車說則偹矣

視叱齊僕類畜狗　李云柳文不雅馴若此此言蔺相

如猶不可也

方之中矣　之作其

謫龍說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　暗用夏侯泰初事復

且害若淺丈夫之言也

羆說　總領三句甚健

觀八駿圖說絺而清　清作清

慕聖人者不求之人　作不求之於人

宋清傳　爲此說以𢿢人之拯已陋矣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至末　益陋此賈豎女子詬其曹

耳柳子其未遠於鄙悖哉漢武所嘆於汲生之無學也

種樹郭槖駝傳　此文王荆公對症之藥也　李云文

不甚高而論有可存者

童區寄傳不足則取他室　取字上有盜字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　留其氏於後
留為小吏　吏作史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　與發端暗配
而討殺二豪　討作計　通體斂致分明
梓人傳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工作功
為鄉師里胥至以就役焉　世得云周官鄉師職尊不
應與里胥對舉郡守以下又以秦漢官制混之而意義
復與上文不殊為多而已

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版尹果里魁之職否

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績作漬

悠爾而去　悠作攸　李云上半截論梓人處悉無漏義矣便以末意作收場而曰梓之道類乎相豈非引而不發意味深長文之極佳者也中間詳釋翻成贅剩

蝜蝂傳　頗峭潔而無甚高之論

乞巧文　為送窮所壓識殊詞亦不能追也

揷竹垂緌　緌與緌同

乃纓弁紝　弁下有東字

泯焉直透　透作遂

罵尸蟲文侵人肌膚　四字與恙心穴胃不切從英華本作食人肥膏

憎王孫文然後食衎衎焉　無食字衎衎即飲食也

好踐稼　下有蔬字

輒齕齧捉注　捉作投

逐畢方文夜不燭　夜作暝

汝雖赤其文　上有大陰施威兮元寘行事九字

急急如律令　潘云李濟翁資暇録云令讀作為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休嘉訢合兮　訢虛其切烝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讀曰熹一音欣

招海賈文　閎壯　子厚之先晉人上黨易野安以舒其托海賈以招魂歟

蜿首豨鬛虎豹皮　蜿作蛇

弔萇宏文　以萇叔自比

敬余忠甫　作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冀陳詞而有光　光作明

犴獄之不知避兮　犴作岸

娛娛笑舞　娛娛作俁俁

滔大故而不貳　滔作蹈

伊尹五就桀贊　趙云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

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必合

此論于君臣之義乃為無敝漢注之最精者柳子但欲贊尹之大然君臣之分旣定亦安得若此憧憧者哉按此篇疑他人文不簡健或欲示當時庸人自觧與伾文相結之失耶

梁邱據贊　梁邱之不毁是亦景公之明也晏子春秋備之

燮其不飽　燮作憂

霹靂琴贊引　妙在不濫

龍馬圖贊百樂陳兮　作百禮

慕水濵兮　慕作渭

師友箴吾何以成　成作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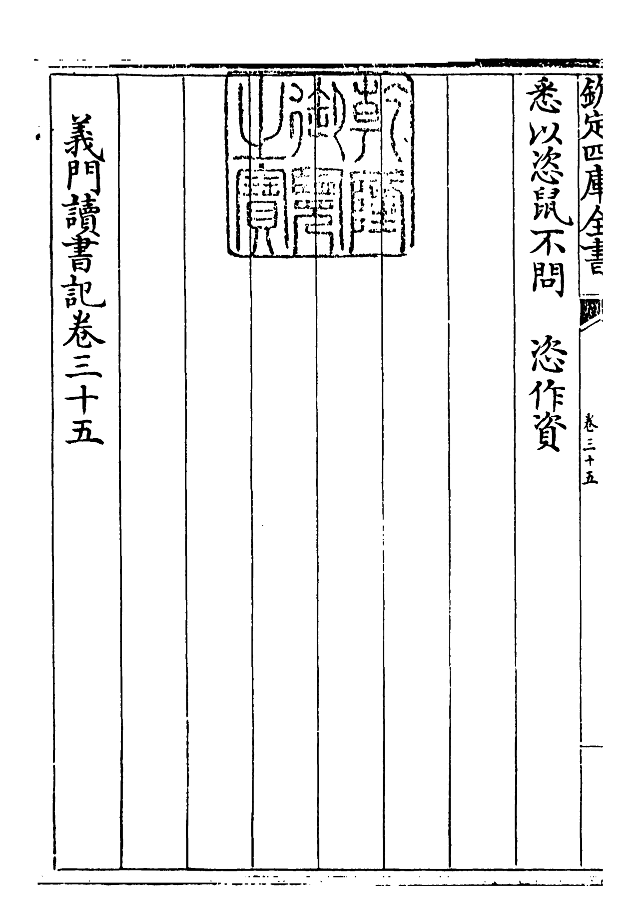
懼吾不似　作懼不吾以

敵戒而不知為益之尤　尤作由

臨江之麋稍使與之戲　使下有麋字

麋至死不悟　作麋至死終不寤

永某氏之鼠犬禁僮勿擊鼠　犬作又



悉以恣鼠不問　恣作資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五